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二十八回 白鹿洞雪中三顧 黃梁夢榻上重逢

次日，烏澤升座，將珠光娘母帶至大堂跪下，拍案罵曰：「爾母女原受管轄於龍君，為何烏合老蛟，叛逆水國。無容別議，可付斬妖臺碎段身軀，以為後之叛道者鑒。」老蚌曰：「吾娘母皆係女流，本為老蛟勢迫受害，望國公原諒。」烏澤曰：「既係老蛟勢迫而然，何吾觀望雲頭，珠光丫結膽敢衝入，擒獻老蛟。老蛟被吾飾詞，原情釋放，珠光復行扭返，束其手足，弔拷營房。吾於此時苦楚受盡，哀憐萬狀，爾竟置若罔聞。吾無如何，只得現出原形，憑爾處治，爾反以惡言戲謔，監入土牢。幸國公乃上天星宿臨凡，不應死於爾手，為珠英救出。吾奏龍君，珠英救得國中大臣，罪赦萬死。至爾母女，刀斧手與吾押赴斬妖臺，候旨斬決。」刀斧手聽得鈞旨，遂將母女押去，跪於臺中。烏澤入宮，縷晰復奏。龍君下旨一道，國公捧出宣讀云：「蝦精原屬水國之臣，突為老蛟勢迫而逆，然水國士卒，彼未傷及一人，顯見身服老蛟而心仍歸於龍主，罪在可赦。若蚌婦珠光，以女流而迫從老蛟，叛逆龍宮，朕所不咎，何以烏澤奉旨求救，輒敢監之土牢，是明與老蛟同謀叛逆無疑矣，應付斬妖臺立決無詞。至於珠英釋放國臣有功，欽賜宮花妝奩，與烏澤次子烏霖拜為夫婦。朕豈厚於老蝦以及珠英哉，當賞則賞，恩有由施；當誅則誅，罰所不宥。水國諸臣，一體同遵，以為鑒哉可也。」旨意宣畢，三聲炮響，珠光母女首冒紅光。烏澤復旨回府，即發彩輿，親迎珠英與子完配，龍宮僚屬紛紛拜賀，幾屬水國樂部，無不各奏其能。一時裊裊清音，達於府外。

紫霞得知，亦命復禮子賀之。龍君聞有仙子辱臨水國，忙命大臣請入龍宮，款以御宴。酒逾三盞，龍君曰：「今承眾仙解釋此厄，恩施水國多矣。」復禮子曰：「龍宮遭此戰鬥，皆為闡道所致。他日大道闡明，亦君賜焉。」龍君曰：「三緘仙子為毒龍害後，而今所造何功？」復禮子曰：「今在家庭奉彼父母，時習清心寡慾進門功夫耳。」龍君曰：「爾師當有以進之，俾彼大道速成，闡諸人世。」復禮子曰：「吾師自有引誘之法，特未明言於吾輩也。」龍君曰：「紫霞老仙為此大道，辛勤費盡，即吾水國稍竭其力，分所當然。但吾五子龍賀築驚不馴，如三緘大道得時，願拜門下。有煩仙子早將此意達於仙師。」復禮子曰：「龍君旨意，敢不承之。」言已，辭謝出宮。

龍君送至殿前，叮嚀數語而別。

復禮子回到宮中，拜見紫霞，將龍君所托言詞詳細以告。

紫霞曰：「三緘首步功夫，已在將得未得之際。師命正心子前去磬澗谷左，化一洞府，命爾化一老道，居處其內，以引三緘入洞，必待彼誠求不已，然後為之指示焉。」正心子領得師命，墜下塵世，大顯仙法，頃將洞府化成。復命後，紫霞傳復禮子而告之曰：「以道傳人，必要得諸心而應諸手，不可潦草塞責，俾學者由於疑似而道難成。」復禮子曰：「倘三緘得吾指示而不能任受，又將如何？」紫霞曰：「隨機引誘，不拘一定，方使學者易入耳。」復禮子曰：「師言謹記。特恐傳道差有悖謬，望師正之。」紫霞曰：「師自不時來洞一考。」復禮子拜別紫霞，駕動祥光，竟入洞府。住居數日，未見三緘影形，轉而思之，引導無人，彼胡到此。遂將真言念動，以喚當方。當方至，拜舞洞前，曰：「仙子傳宣，有何見教？」復禮子曰：「呼爾無別，因命奉吾師，道傳三緘，一時難於相晤。爾能設計引彼來茲，自於他年加升官級。」當方得令，化一道士，時向三緘莊外執杖閒遊。三緘視之已熟，恐如江清故事，未敢與彼交談。當方見其格格不入，計無所施，日夜思維，忽然想到毒龍前害三緘，先以道士誘之，所以化吾道士而彼不一問。且待明日化作鄉翁持柬去請，然後導彼游至洞中，則吾千斤擔兒庶可釋也。但是束請三緘，理應設筵以待，吾在此地冷淡不堪，財帛又無，筵如何設？不免往祈仙子賜吾一筵，一則以款三緘，一則仙酒瓊漿，吾亦吃飲。主意已定，遂駕風車，來至洞前，詳告此策。復禮子即命守洞童兒，與當方設筵衙內。

當方執柬，到三緘宅外呼之。三緘出而詢曰：「老翁呼吾何說？」老翁曰：「吾與相公為鄰，久聞相公賢名遠播，特請過舍一敘寒溫。」三緘接柬，笑曰：「承叟厚意，吾即隨去，倘叟先行，吾不知其所居，又多一番訪問。」叟曰：「吾正欲候君同行，敢先往而不顧哉！」三緘轉入室內，拜辭父母，與叟同游於大道之中。老叟路詢三緘曰：「相公近日所習何業？」三緘曰：「淺習道中之理，惜不深知，欲訪高人以為指點，又恐被異道所惑，道未習得而身入虎口，不如不習之為愈焉。」叟曰：「今世人情，險詐多有。賴道逃生者流，外假學道之人，內抱貪財之念，甚以迷人法術，熟習於懷，且猶詭譎常談道脈，而不知實玄門之盜臣也。相公如參師友，宜慎擇之，不然造次而行，必貽後患。」三緘曰：「世之習道者甚少，安得一真實習道之士而互相考證乎？」叟曰：「吾宅東偏舊有古洞，名曰『白鹿』，內一道士，不知其人若何？」三緘曰：「彼在洞中，其時有幾？」叟曰：「吾自髫齡時即見居此，而今道士將進百歲，童顏鶴髮，儼似少年。吾日日洞前來往，見彼瞑目獨坐，未嘗行動。屈指計之，其不出洞者，已幾歷春秋矣。」三緘曰：「如叟所說，豈彼不需飲食耶？」叟曰：「人傳此道，不飲不食者三十年。由是以觀，其殆真正學道而得道者也。相公有志學道乎，胡弗訪於洞而師事之？」三緘曰：「叟年如斯，諒所見所傳無虛語也。」叟曰：「吾乃道外人，弗知道中事，不過聽相公學道無傳之語，而借口傳言於聞見者，僅如是耳。」三緘曰：「果爾，厚擾老叟，後且入洞以觀之。」叟曰：「相公欲訪此道，吾今歷洞甚近，尚不煩遠奔之勞。」三緘曰：「叟家可即到否？」老叟立而指曰：「矮屋之下，茅簷露出者即寒家也。」三緘喜，促叟疾行。行不逾時，已入叟宅。筵罷後，三緘祈叟前導。頃至洞中，仰視石磴之間，果坐一道，鬚眉皆白而面似髫齡。三緘拜舞於前。老道緊合雙眸，不言不動。約跪數刻，將身起立，揖老道而出，視之則煙布露生，夕陽西墜，遍尋老叟，不知所往，意以為先歸去矣。於是疾趨下洞，尋途而返。歸來暗思，老道形容古峭，與江清迥別，因熟記其所由之途，恐其或忘不得常至。

時當冬季，彤雲密布，素雪紛紛。三緘思及訪道於人，理應誠求指示，何得以一次拜舞，歸而遂已乎。趁今素雪當頭，冒寒而往，如或老道見吾心誠一片，樂為指點，幸莫大焉。計定，告之父母。父母曰：「寒氣逼人，何不待諸異日？」三緘曰：「必如此而始見其心之誠也。」父母許之。三緘出得門庭，天空碎剪鵝毛，愈吹愈密，途未至半，雪積於地者，約有寸餘。

三緘純從雪中步至洞內，睨視老道，仍於石磴跌坐冥然。三緘拜餘，跪地請教。老道閉目，恰如酣睡一般。從午跪至日西，洞外雪深尺許，三緘冒雪歸宅。詰朝復至，拾級而入，拜已長跪，到晚又歸，暗自忖曰：「吾以兩次立雪，而老道無一言告之，豈吾非學道人歟？誓必三至洞府，看彼情景若何。」殊知天欲曲全學道之人，雪潔如銀，比前二日更甚。三緘莫辨路徑，凡足行處，雪沒其脛者累累然。雖寒透骨髓，心無悔恨，口亦未出怨言。及至洞時，極目四顧，午煙已起村莊矣。三緘拜跪不懈，但苦於日短多風。無何天色暝然，難以歸去。三緘於此，決意長跪一宵，以盡求道之誠。如其老道無詞以教，自茲不復來焉。

跪約更初，忽覺身較暖和，不似東風凜烈。三緘心甚驚訝，知非得道者居此，不能有異如是，愈竭誠以跪之。跪至二更後，始而洞內發一線幽光，繼而滿洞生輝，如同白晝，終則老道若睡夢初醒，雙目微睜，望三緘而言曰：「子何人歟，跪求何事？」三緘稽首曰：「弟子三緘冒雪三至，特求吾師指示大道之方耳。」老道曰：「傳道不易，必選其能受者傳之。傳一人，必望一人成之。如至半途而廢，枉費傳道一片苦衷矣。」三緘曰：「弟子無心於道，不至三次冒雪來茲。」老道曰：「吾非見爾求道心誠，安肯今宵與爾相晤。大凡求道者，必考昔日過失，一問一答，其過不聞，乃為受道之子。爾願認其過否？」三緘曰：「願。」老道曰：「人生斯世，所易犯者淫也，師問爾曾犯此惡乎？」三緘曰：「身犯無有，心犯無時不然。」老道曰：「如是則先洗淫心，淫心洗除，道心自至。」三緘曰：「弟子洗此淫心，其時已久，然平居不見冶容，則一絲不動，若遇美女，其心雖不欲動而又不得不動者，此功當如何造之？」老道曰：「見美女而心動，功夫在先治心。」三緘曰：「心如何治耶？」老道曰：「法在閉目不觀而已。」三緘曰：「弟子亦知此法，凡見美女則閉目以避，而此心此念總不能忘者，何也？」老道曰：「爾於美女當前，思及陰府好淫之輩多受極刑，將有所畏於心，斯淫念自淡，此所謂以畏治心者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弟子謹領師教，但未知治心而外，猶別有傳乎？」

老道曰：「酒氣與財均為道害，於斯三者，爾心如何？」三緘曰：「酒字生平所惡。至於財氣，自充配遼陽後，已絕無矣。」老道曰：「四害中僅有其一，孺子可教。爾歸將此淫心去淨，再來洞內，師自別有以教之。」言畢，瞑目如前。

三緘拜謝指點之恩，掉面外視，天色已曉，仍復踏雪而歸，日日洗滌淫心，約有月餘。試與村莊婦女相見，人目猶如未睹。

三緘喜曰：「今而後可以見老道矣。」是心剛舉，神倦難支，忙進室中橫臥於榻。

入夢未久，耳聞門外有人呼之。三緘出視，乃一年少道士也。詢其何來，道士曰：「是奉白鹿洞老道之命，邀爾會赴群仙。」三緘聞得，不勝欣喜，即與道士同至洞內重晤老道焉。

老道曰：「爾近日治心有功，特招爾去赴群仙大會。然此會中有姮娥少女數十人，切不可稍起淫心。如淫心一起，必從半霄墜下。」三緘曰：「師教敢不遵之，況弟子自承師訓，常見美女而心不亂動。試已久矣，吾師不必為弟子慮。」老道曰：「果能如是，可隨吾來。」出得洞門，突現無數階級。三緘緊隨老道，由下而登，愈上愈高，直入空際。忽而天河橫格，忽而雲漢在眉，忽而日宮高懸進如烈火，忽而月窟在望朗似晶光。曲折紆徐，行至一池，寬無涯岸，池之橫順皆金嵌玉砌，光彩奪目。其內蓮開五色，鮮豔可愛，香氣逼人。岸有仙桃數百株，花大如斗，結實者巨過於盤。三緘正顧盼不窮，又聽鶴唳龍吟，鸞鳴鳳嘯，駭而視之，乃各仙所乘而來集於瑤池者。移時席設池畔，群仙列坐，三緘亦傍老道而矮坐其間。但見玉笛瓊簫，一齊按奏，姮娥數十隊，拂袖翩翩，望之如蛺蝶迎風，徐飛欲墜。

三緘留神細視，嬌姿媚態，皆人間所無，不覺動於心而出諸口曰：「翠袖飄飄舞未停，嬌容更比碧蓮新；一經觸目魂銷卻，況訴前因共枕禽。」詠已，中坐一白髮仙翁，怒目言曰：「今承王母懿旨，大會群仙，能結胎嬰，出神象外，赴會宜也。焉許初入道門，塵心未斷者僭入此會？金甲力士逐筵查之，查其敢題淫詩者，擊之。」老道起，哀乞老仙曰：「吾錯矣，不應以初入道門者會赴瑤池。老仙仁慈，祈為寬恕。」老仙曰：「念爾情面，姑免鞭擊，與吾拋下天階。」力士應聲，當將三緘扭於掌內，向下拋之。三緘緊閉雙眸，兩耳風聲濃濃，勢如梭疾，心恐墜地身軀有損，一驚而寤。夢中情景，在目宛然。

次日辭別椿萱，往見老道，老道笑曰：「吾剛提爾夢魂會赴群仙，爾何見舞樂姮娥，而口出淫詩，觸怒仙長，是皆治心之法未嘗密也，安可傳以大道乎？」三緘曰：「贊美姮娥，似無大害，胡即為仙長所惡，拋墜紅塵？」老道曰：「詩美女嬌，心必有所戀也，烏得無罪？所以世之名儒才士，每每自號風癡，豔曲淫詞贈之美婦，文帝惡其大損陰鷲，尚且籍削玉樓。況乎欲成仙品而煉道者，敢出此哉？」三緘曰：「此係夢中所出，原非非夢耳。老道曰：「夢中足以形非夢之意，爾自今為始，將淫念剪除殆盡，他時來晤，師乃見之。不然學道一學，徒付之黃梁中也。」三緘聞師責斥，自覺汗顏，方欲請罪師前，師已瞑然若昔。